

金

柳

潭

公

開球

場女

相逢

。壓

之下

中，

除王

奎士

未

，未

十油

時。

隊長

包松

，譚

衣袋

中，

在晚

餐時，接

到一

封要信。他

把那

封信，塞入

衣袋

中，同

時口

中自言自語道，「明天的事。

「明日黎明時，他的房屋（？宮殿？）緊緊被

圍了，算計他的人統統來了。四處都是喊殺之

聲；他從夢中驚醒，跳出牀來。」吃了兩刀

，倒地而死。他昨夜所接的信，實是暗探而得

的報告，其中詳述「亂黨」的計劃。可惜他沒

有打開來看！否則他那裏會傷失生命呢？

由此可知「今日應爲之事，不可待至明日」。延宕的結果，不一定是死亡。但因延宕而死亡者，世間並非不多。請閱下面的故事：

凱撒（Caesar）是羅馬的大將。他東征西討，到處有功。後來歸國，仍然不免於難，仍然爲「小人」所算。他的被刺，也是因爲怠於看信。他到議會去的時候，有人在半路上很急促地給他便條一紙，叫他不要去開會，叫他從速逃避。他不知不覺地將便條塞入衣袋中，不去看他。到了議會，就有人突然衝上來，將他殺死了，共計二十三（？）個傷處。

所以我們對於信件，不論公文或便條，不可不趕看。除了廣告信之外，我們不論在白天或在夜間，總應該把收到之件立時打開來看。

今天的信，是今天的事。今天的事，理應今天

提辦。

於每

而重府

而徵組

世與現

況，改

合，

三·零

二·零

一·零

零·零

七·零

六·零

五·零

四·零

三·零

二·零

明天的事

周越然

明天的事，今天不會知道的。今天所知道的，所接受的，都是今天的事。今天的事，今天應當趕辦。今天的事，不可誤爲明天的事。

希臘有個舉君名阿甲司（Archias）者，

在晚餐時，接到一封要信。他把那封信，塞入衣袋中，同時口中自言自語道，「明天的事。

「明日黎明時，他的房屋（？宮殿？）緊緊被圍了，算計他的人統統來了。四處都是喊殺之

聲；他從夢中驚醒，跳出牀來。」吃了兩刀

，倒地而死。他昨夜所接的信，實是暗探而得的報告，其中詳述「亂黨」的計劃。可惜他沒有打開來看！否則他那裏會傷失生命呢？

由此可知「今日應爲之事，不可待至明日」。延宕的結果，不一定是死亡。但因延宕而死亡者，世間並非不多。請閱下面的故事：

凱撒（Caesar）是羅馬的大將。他東征西討，到處有功。後來歸國，仍然不免於難，仍然爲「小人」所算。他的被刺，也是因爲怠於看信。他到議會去的時候，有人在半路上很急促地給他便條一紙，叫他不要去開會，叫他從速逃避。他不知不覺地將便條塞入衣袋中，

不去看他。到了議會，就有人突然衝上來，將他殺死了，共計二十三（？）個傷處。

所以我們對於信件，不論公文或便條，不可不趕看。除了廣告信之外，我們不論在白天或在夜間，總應該把收到之件立時打開來看。

今天的信，是今天的事。今天的事，理應今天

的一聲飛走了，網被撞成一個大窟窿，小蜘蛛搭訕的無精打采的溜走了。

我好像又得了一點教訓。

眼障

在鄉下，有時用驢子拖石磨，因爲要繼續不斷的走着循環的圓圈子，就給牠戴上一種眼障，很厚的用草帽辮編成的東西。驢子既看不見前後左右是什麼，只好昏天黑地的轉起來，於是我們就吃那磨出來的麥粉，豆腐，和磨出來的穀，米等等。

在都市便少見了，却有不少輛已經落伍的破馬車，用瘦骨嶙峋的馬拖着出乎意料之外的多量貨物和人飛跑，臀部磨得血肉交流，御者仍然不時用鞭子打着，「你媽你媽」的罵着，遇見可以揩油多賣幾塊錢的客人，還是攬他上來搭乘，不管他的馬和車是怎麼禁不起，更不用提車上的坐客擁擠與否。我因此常常替此地的馬悲哀，想到古人常用的「駕馬服鹽車」之故事。但這馬爲什麼不反抗呢？主要的原故，還是因爲加上一種皮製的眼障，只有前面的路可以看得見，而兩旁是不會明白的。於是，在鞭策之下，便向前拚命了。

這是人類「愚民政策」所由來的「愚獸政策」，不過，這樣的馬，給人們擰下了飯，也給自己擰了芻豆，而人類呢，是不是愚了以後就能吃飯？人類的御者是否如馬夫那麼慈悲，那麼計畫長遠？却是難說得很。

牛

忽然想到牛。

鄰居有一家是以販牛爲生的，後來才給房東介紹來一家新房客，翻翻牛胃的技術者。陸陸續續，賣牛胃腸的，賣牛肉的都來了，於是前後左右都成了以牛爲生的人。

牛真是偉大！除去耕田運輸直接參加生產工作以外，皮，毛，骨，角，乳，油，糞便，（這裏用作燃料）乃至一骨之微，都可以養活許多人。可以說死了的牛，與存在的牛，有同樣價值。一頭牛所贍養的人，遠過一個人的力量，如果人類不許掠取或壓榨的話。而牠呢，正如魯迅先生所云，「吃的是草，擠出的是乳」。十足墨子式的利他主義者。

也不只牛是如此，其他動物有這種「功威不居」的美德者還很多，現在不必一一的說。我們只是感覺人太不行。活着的固然是直接間接剝削與奪取，死了的還要消費不少有用的物資，殯殮，喪儀，埋葬。我們的皮，毛，骨，肉，內臟有什麼用處呢？活着互相殘殺，以至殺到別的生物身上，死了還是如此，除非骨殖化

過了，就到別的生物身上，死了還是如此，除非骨殖化。怎麼樣變更一下生存的方式呢？大家能够求登報，問他緣故，社舉行，過該社。

每月可獲一百元，相應，相應，心靈，懶惰，厭煩，緣故，

我好像又得了一點教訓。

眼障

在鄉下，有時用驢子拖石磨，因爲要繼續不斷的走着循環的圓圈子，就給牠戴上一種眼障，很厚的用草帽辮編成的東西。驢子既看不見前後左右是什麼，只好昏天黑地的轉起來，於是我們就吃那磨出來的麥粉，豆腐，和磨出來的穀，米等等。

在都市便少見了，却有不少輛已經落伍的破馬車，用瘦骨嶙峋的馬拖着出乎意料之外的多量貨物和人飛跑，臀部磨得血肉交流，御者仍然不時用鞭子打着，「你媽你媽」的罵着，遇見可以揩油多賣幾塊錢的客人，還是攬他上來搭乘，不管他的馬和車是怎麼禁不起，更不用提車上的坐客擁擠與否。我因此常常替此地的馬悲哀，想到古人常用的「駕馬服鹽車」之故事。但這馬爲什麼不反抗呢？主要的原故，還是因爲加上一種皮製的眼障，只有前面的路可以看得見，而兩旁是不會明白的。於是，在鞭策之下，便向前拚命了。

這是人類「愚民政策」所由來的「愚獸政策」，不過，這樣的馬，給人們擰下了飯，也給自己擰了芻豆，而人類呢，是不是愚了以後就能吃飯？人類的御者是否如馬夫那麼慈悲，那麼計畫長遠？却是難說得很。

牛

忽然想到牛。

鄰居有一家是以販牛爲生的，後來才給房東介紹來一家新房客，翻翻牛胃的技術者。陸陸續續，賣牛胃腸的，賣牛肉的都來了，於是前後左右都成了以牛爲生的人。

牛真是偉大！除去耕田運輸直接參加生產工作以外，皮，毛，骨，角，乳，油，糞便，（這裏用作燃料）乃至一骨之微，都可以養活許多人。可以說死了的牛，與存在的牛，有同樣價值。一頭牛所贍養的人，遠過一個人的力量，如果人類不許掠取或壓榨的話。而牠呢，正如魯迅先生所云，「吃的是草，擠出的是乳」。十足墨子式的利他主義者。

也不只牛是如此，其他動物有這種「功威不居」的美德者還很多，現在不必一一的說。我們只是感覺人太不行。活着的固然是直接間接剝削與奪取，死了的還要消費不少有用的物資，殯殮，喪儀，埋葬。我們的皮，毛，骨，肉，內臟有什麼用處呢？活着互相殘殺，以至殺到別的生物身上，死了還是如此，除非骨殖化

過了，就到別的生物身上，死了還是如此，除非骨殖化。怎麼樣變更一下生存的方式呢？大家能够求登報，問他緣故，社舉行，過該社。